

有些人， 注定要遇见

Some People are
Destined to Meet

赵文闻

著



有人问我如何看待生命？
我说世事无常，何必追问。
有人问我该如何学会接纳？
我说先与内心的自己和解。
你问我什么才是命中注定？
我说：「你，就是我注定要遇见的。」

著名作家 张宝瑞
著名艺术家 侯耀华

诚挚推荐

长篇悬疑小说《朝内81号》
原作者首次披露“前传”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赵文闻



有些人，

*Some People are
Destined to Meet*

注定要遇见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有些人, 注定要遇见 / 赵文闻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6. 4

ISBN 978-7-5104-5652-7

I. ①有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0048号

有些人, 注定要遇见

作 者: 赵文闻

责任编辑: 黄 倩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nwpcd@sina.com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* 1092mm 1/32

字 数: 150千字 印张: 8

版 次: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5652-7

定 价: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733

自序

人，最怕习惯。

有时，明明有更好的选择摆在眼前，你却望而却步，原因在于“懒”。好比：我常常光顾同一家理发店，照顾同一个理发师的生意。原因并不是他的技艺高超到令我咂舌，而是他能领会我的意图。有时候沟通是件挺麻烦的事，所以才会对心领神会越来越钟情。这个家伙身高不算高，上唇留着点小胡子，自己的发型只走了简单随性的路线，话不多，脾气软。除了这几点，我看重了他的细致与悟性，此人细致的作风可以和我的强迫症有一拼，于是当他第一次与我的头发交锋时，就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。

悟性好的人比较适合搞艺术，那种深入灵魂的理解能力，再通过艺术表达出来，堪称神作。理发也不例外，您想啊，不同的脸型、不同的眼神、不同的肤色，甚至不同的气质，修剪成同一个发型，有些人怎么看怎么有型，起到了“画龙点睛”的作用，人一下子神采飞

扬；有些人怎么看怎么不爽，达到了“画蛇添足”的境界，人一下子就变得特别欠抽。所以，悟性对于理发师来说至关重要到“关乎性命”。

我曾在某一次和他的交谈中得知，他原本真的是搞艺术的——画油画，却不敢称“家”。毕竟半途荒废，另辟蹊径。他憨厚地笑说：“我爸也是画画的，国画，一辈子让我妈养着。”我说在中国搞艺术确实艰辛。半晌儿，我们都默不作声，我从镜中看他手起刀落，他突然停来说：“凡·高还不是死后靠他弟妹帮忙卖画才火的。我总要吃饭呐！”我继续盯着镜子，他又换了一把更小的剪刀，非常细致地修剪着我的鬓角，那细致的手法、犀利的眼神，顿时把我的整个脑袋烘托得像一件艺术品。我享受得人神，不过心里想的却是：“他自杀前，其实在欧洲已经小有名气，只不过老凡他不自知呐。”

人，无法选择的是机缘。

正是因为这样，日子才会生动。你会哭会笑，会爱恨交织，会心乱如麻，甚至还会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，搞得自己一头雾水又惊喜连连。好比：我有一个上帝恩赐我的发小，我们有着缘分的牵连。她比我年长一岁，头脑比我简单，四肢比我发达。小时候在院子里玩耍，每次遭逢其他浑小孩的攻击时，她总是一马当先地保护我。我也总因为先她一步考虑到了后果，躲在她身后，任由事态发展。长大后，需要动脑的事都交给我，她已经不再好斗，心态却一如既往的超脱。某

一天我们把酒言欢，我望着天花板问她：“你觉得我聪明吗？”她嗯了一声当作回应。我接着说：“但是缺少智慧。”她特别认真地摇头回应我说：“爱因斯坦有智慧，你想长得像他一样吗？”那一刻，我突然发现我的确比较没有智慧，居然不能再像小时候一样预测到事态的发展，她也不会明白，我被她的莫名其妙，搞得一头雾水又惊喜连连。

生命里的相遇和投缘，充满了宿命般的惊喜。

那种棋逢对手、又毫无疑问的感觉，像找到了安全的归属。好比：我的朋友与她的蓝颜知己。他们不是恋人，却惺惺相惜。此蓝颜知己曾帮她拿下无数男人对她的痴心。据说某天她偶遇了一个男子，两人展开了一场不温不火的恋爱，情就这样谈着，爱就这样浓着，直到某天刺激出了激情的欲念。男子说：“下周陪我一起出差，带上丝袜吧。”我朋友不想他得意忘形得太早，询问了这位资深蓝颜知己该如何是好，蓝颜知己捋着胡子喝着茶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就说你没带，然后等他洗澡时，穿好等着他出现。”之后的事，天黑请闭眼，不过那天后，男子爱到丧心病狂，于是他们喜结了连理……

相遇，不管是对是错，是短暂是长久，命运的齿轮，早就在相遇的一刻，将彼此的交集咬合在了某一个时间点。也许是躲不过的劫数，也许是期盼已久的惊喜。这好像：如果我有一个女儿，她长相清秀，

乖巧可人，头发疏密柔软，睫毛长长，她像一个美丽的意外闯进我编织的童话，如果宿命让我注定遇见她，我该说点什么呢？

我想告诉她：日后陷入恋爱的你，不要考虑钱财物质，不要考虑世俗偏见，不要考虑任何人的看法。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你来到这个世界，我希望看到你活出洒脱和不悔。你无须着急走入婚姻，随时要让自己更知性、更优雅、更快乐。如果你足够牛×，你完全可以像杜拉斯一样，一路恋爱到八十岁，那也是你魅力四射的凭证。如果你注定遇见一个和你一样德行的人，希望你们看待世界的样子就像左眼和右眼，心里却时时刻刻为彼此撑着伞，如果我有幸见证你的婚礼，我对你的放手，就像将一艘纸船放入湍急的河流，继续会用眼神追随，直到无影踪……请不必回头，如果思念会发出声响，你早已震耳欲聋……

有人问我如何看待生命？

我说：世事无常，何必追问。

有人问我该如何学会接纳？

我说：先与自己的内心和解。

有人问我什么才是命中注定？

我说：你，就是我注定要遇见的。

老赵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自序 ▼ 001

PART 1 一场人情世故

小时候 ▼ 003

所谓叛逆 ▼ 008

班长好 ▼ 013

暧昧 ▼ 018

你好，陌生人 ▼ 022

梦想，写给这座城市的情书 ▼ 025

慈悲 ▼ 028

SO SO ▼ 031

读 ▼ 036

如果，幸福是一件商品 ▼ 041

My first name, your last name. ▼ 046

喵的哲学 ▼ 049

美术课 ▼ 052

精神贵族 ▼ 055

做鬼也开心 ▼ 059

第三类关系 ▼ 063

IDo ▼ 067

PART 2 一场风花雪月

非命——《朝内81号》番外篇 ▼ 075

登对 ▼ 152

伙伴 ▼ 187

奔跑 ▼ 194

私家侦探 ▼ 207

异地恋 ▼ 219

Part 1：一场人情世故



海里有暗礁

情场有暗箭

日子里有疙瘩

岁月里有遗憾

马圆圆人如其名，她长得特别圆润，我和她并不是“婴儿时期”的伙伴，我们是在“幼儿期”偶遇。如今她三十多岁，依旧没褪去那一脸“婴儿肥”。

当时，我们管一个五十岁上下，花白头发的南方老太太叫“奶奶”。我亲生奶奶在我爸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，所以父母上班的时候，就把我放在“奶奶”家照料。马圆圆和我遭遇相同，于是我们第一天见面就结为同盟。

同盟期，我们欢欣雀跃，无比活泼紧张，天天向上。分裂期，我们面面相觑，各种生厌唾弃你死我活。每天下午，奶奶会推着小车带我们去公园里放风。那种小推车，现在已不多见，藤条编的，中间横着一个小桌，两个小孩对坐两边。我那时身形矫健，一步跨进去，占好有利位置。马圆圆可就没那么舒服了，她举步艰辛地挪开步子，慢慢悠悠晃动着身上形如一截截嫩藕的手臂，撑着小车边缘，费劲地坐到

我对面。每每这时，我都会向奶奶“告状”——“马圆圆一上来，我都没地方坐了。”

马圆圆，名如其人，非常憨厚，她很少和我计较，甚至容忍我的蛮横。后来，只要她一挪动到车上，便主动把小桌子移到自己那边一点儿，待坐稳后呼哧带喘地跟奶奶说：“奶奶，我的苹果呢？”之后，在某一天，我从公共澡堂回来，跟马圆圆说：“有一个女人比你肚子还要浑圆，她大概也是吃的，她把‘小红帽’吃掉了。”

在家里，我越发虚伪地纯真，那时候已懂得“惩罚”的滋味，于是我便更谨慎地捣乱。放学回到姥姥家，我看到一瓶摆在桌上的香油，这引发了我的好奇，我拿起来端详着，不知道哪根筋搭错，跑去厨房，灌上水，填满一整瓶容器。大概是强迫症的缘故，看到被填得满满的容器，我喜逐颜开。孰料，过了一会儿，香油与水分离，这让我莫名的心惊胆战，慌乱中我摇晃香油瓶，摇到融为一体，才舒了口气，卸下重担地出去玩了。可想而知，再次回到家时，我姥姥用狐疑又愤怒的眼神打量我。我申诉那不是我干的，并且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告诉她：“你这样做不好，家里虽然我最小，但不代表坏事都是我干的。”她老人家后来并没有追究，我却一直记到现在，也许她只是给我留了一点小小的情面。我却在三十年后，哑然失笑地以为那不是年龄小不小的问题，那干脆是在鄙视错误犯的是不是“低级”的问题。

儿时的玩伴有很多，有些已经遗忘在记忆的角落，有些至今还是朋友。除了马圆圆这个吃货以外，刘晓天是特别的一个玩伴。我们从小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小时候并不理解“朋友”的含义。在当时，我们都这样以为，每天形影不离，不管出去玩，还是到对方家都有得可玩，就是一对好朋友。他，是一个看上去非常聪明的小男孩，大大的眼睛，无比清澈，记忆中的他有点口齿不清，院里的孩子经常取笑他是“大舌头”。他妈明明叫“李春”，他永远说成“李托。”我不取笑他，我装模作样地告诉他，你这个问题将在十岁后会得到解决。他用一双大眼睛，眼泪汪汪地看着我，更加坚定我是他深入灵魂的好友。大概是因为有了恶势力的对比，我突然变成捍卫真理、保护弱小的正义化身。我也无比沉浸在这种英雄情节里，不想自拔。

某一天，我去他家玩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发现了他的冷漠，那一刻，我不止惊呆，我非常想和他绝交。我当时只有五岁，即便我还有一个月就要变成小学生，我对上学这件事看得非常重，那不是神不神圣的问题，是我是否可以用知识的力量，理智地去判断是否要和刘晓天绝交。让我纠结整晚的事情是这样的：我如往常一样，去他家玩坦克车，夏天的缘故，他妈李春穿着短裤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我看到他妈在给腿上擦药膏。药膏涂抹到的地方震撼到我幼小的心灵，虽然我那时以为自己是见过很多大世面的英雄。那一刻，我还是胆战心惊地问刘晓天：“为什么李托阿姨的腿上有那么一大块紫黑色，为什么那么一大块啊！”我用手比画着它的庞大，我故作镇定地想要得到他的答

案。而他只是幽幽地说了一句：“我爸打的。”我夺门而出，把李春阿姨的疑惑抛在脑后。我突然不想当英雄，我第一次明白，原来恶势力可以出现在家里。

回到家，我一直在纠结刘晓天是不是冷漠的问题，我又该不该和他绝交。但是，我内心充斥着的是恐惧。我固执地以为，下一个受害者便是刘晓天，我被自己的念头吓到。接下来的交往，我有了一些更谨慎的观察，终于在某一天，刘晓天对着窗户冲着在院子里的我大喊：“我想出去，我爸把我关起来了。”我第一时间飞到他窗口，我坚定不移地认为他爸终于对他下了毒手。我的建议是，让他关好房门，我去家里灌水，灌满他的房间，然后他就可以像“乌鸦喝水”里的小石头一样，飘出窗口。结果，正义化身的我又因“低级错误”的缘故，对拯救刘晓天事件，束手无策地以失败告终，还因此各自挨了一顿揍。如果那时候，我已经念书，我大概能体会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的滋味。

一年后，我搬家了，搬去街对面，我时常会见到他，可惜他越来越忧郁，从最初幽幽的眼神，到之后干脆郁郁寡欢，谁都不理。院子里的伙伴都躲他远远的。有主动上去搭话的，也被他冷漠的眼神和话语搞得一头雾水，悻悻地跑回伙伴群中，远远地看着他的背影。那是在听说他家变之后的事，李春阿姨离开了他，当然也离开了他的恶势力爸爸。那时，我和刘晓天一样，都已经开始读书，我模糊地明白，李春阿姨终于安全了，但她并不快乐；我也清楚地明白，刘晓天

也安全了，但他失去了朋友，他也不快乐。

当我们面对面撞到一起，在那样一个不可回避的时间里，他选择冷漠地走开，像从未认识一样。他爸找了新的女人，我不再清楚他的大舌头好不好，因为他不再开口说话。他快要十岁的时候，我又搬家了，这次干脆搬得更远，如无意外，不会撞见在某一个不可回避的时间里。我执意地相信他十岁那年，“大舌头”一定会莫名其妙地转好；他还会见到他妈，或许会改变主意，跟着她走，大概会快乐一点儿。

几十年过去，他没有被遗忘在我记忆的角落，却早已不是朋友；我也早已不犯低级错误，却时常怀念起那时的纯真。时间是个可怕的东西，每次和朋友聚会，尤其老友见面，我们总会在乐得差点背过气的时候，认真地补充一句“还是小时候好”。然而，我们都很清楚，时间在彼此身上，已经索取了太多纯真。

所谓叛逆

上学时，听到“叛逆”，总以为和“恶劣”是同义词，尤其从老师嘴里说出来。那一字一顿地道来，柔韧里带着莫名的痛恨和不耻，看一眼老师都自觉心虚。

大学时，听到“叛逆”，总以为和“另类”是同义词，尤其从教授嘴里说出来。那时在国外念书，氛围与环境告诉你，另类的人多少都是叛逆的、特立独行的怪胎。而怪胎，是最接近天才的人才，不是绝顶，也是快灭绝的物种。

毕业后，听到“叛逆”，总以为和“自闭”是同义词，那时我已回国工作，周围呼之欲来的一切告诉你，再这么叛逆下去，你势必要影响日后的职业发展，叛逆不是你的个性，至少你早已不是孩子……

叛逆，我感觉自己只能算是“有点”。上学时，我想叛逆，我怕叛逆过了头，惹到老师张开血盆大口；大学时，我叛逆得有恃无恐，因为我正在放荡不羁的年龄，教授不会从遥远的东方请我妈过来教训